

分类号_____

密级_____

UDC _____

编号_____

厦 门 大 学
博 士 后 研 究 工 作 报 告

清 代 科 举 宾 兴 研 究

毛 晓 阳

工作完成日期：2006 年 9 月—2009 年 5 月

报告提交日期：2009 年 5 月

厦 门 大 学

2009 年 5 月

清代科举宾兴研究

THE STUDY ON KEJU BINXING IN QING DYNASTY

博 士 后 姓 名 毛 晓 阳

合 作 导 师 刘海峰教授

流动站（一级学科）名称 厦门大学教育学

专 业（二级学科）名称 教育史

研究工作起始时间 2006 年 9 月 6 日

研究工作完成时间 2009 年 5 月 6 日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厦门）

2009 年 12 月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均在文中以适当方式明确标明,并符合法律规范和《厦门大学研究生学术活动规范(试行)》。

另外,该学位论文为()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获得()课题(组)经费或实验室的资助,在()实验室完成。(请在以上括号内填写课题或课题组负责人或实验室名称,未有此项声明内容的,可以不作特别声明。)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同意厦门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等规定保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并向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学位论文（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厦门大学图书馆及其数据库被查阅、借阅。本人同意厦门大学将学位论文加入全国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库进行检索，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 ） 1. 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查核定的保密学位论文，
于 年 月 日解密，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

（ ） 2. 不保密，适用上述授权。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或填上相应内容。保密学位论文应是已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过的学位论文，未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的学位论文均为公开学位论文。此声明栏不填写的，默认为公开学位论文，均适用上述授权。）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内容摘要

宾兴是中国古代专门资助考生参加各级科举考试的教育公益基金。

本研究共分六个部分。第一章“绪论”首先对“宾兴”一词的定义作了史的探索，认为从《周礼》中第一次出现该词到清代科举制度废除，该词共有周代宾兴制、科举制度、乡试（解试）、宾兴礼、科举经费预算和考试公益基金 6 种涵义，并专列一节论述了清代科举宾兴的教育公益基金属性。本章还对前人的研究作了学术史回顾，并介绍了本项目的研究方法、研究意义及拟查阅的文献状况。

第二章对清代科举宾兴的起源进行探究，认为周代宾兴制以及历代对这一选士制度的演绎、发挥是清代科举宾兴的典籍文化之源；汉代实行察举制以来，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为被选拔人才的提供旅费资助是清代科举宾兴的国家制度传统之源；宋代地方专设贡士庄、兴贤庄等作为科举考试的专用基金，是清代科举宾兴的社会公益传统之源。

第三章考察了清代宾兴礼的历史起源，对明清时期宾兴礼的演化与形成过程进行了考述，认为由于清代前期大幅度削减地方科举经费预算，导致地方政府在举行宾兴礼时捉襟见肘，从而引发了人们的捐资助考及地方官筹款助考等设立宾兴的活动。

第四章探讨了清代科举宾兴的创设过程。认为各地官绅捐资和地方官设法筹款是清代科举宾兴的主要经费来源。本章并细致分析了存在于清代地方官员和各地士绅宾兴行为中的科举宾兴思想。

第五章以列表的形式，分别对清代科举宾兴的空间分布和时间分布状况展开讨论。

第六章从地域行政级别分类和科举考试级别分类两种角度，分析了情况科举宾兴的级别类型问题。

有关清代科举宾兴的组织管理、资产增值、资金发放，它对清代教育经费格局的影响，它的消亡过程与历史评价，及其对现代教育以及社会公益事业现实借鉴意义，将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深入展开。

关键词：清代，科举，宾兴

ABSTRACT

Binxing was a kind of educational foundation in ancient China which helped people taking part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here are six chapters in this thesis. The first chapter is the introduction, which gave six definitions for Binxing, and discussed about Binxing's attribute as a kind of educational foundation. It also made a review of the study, and introduced the research methods, the research meanings and the literatures.

The second chapter is about the origin of Binxing. The Binxing system of Zhou dynasty in Zhouli was the book origin of Binxing of Qing dynasty. To offer viaticum for the chosen talents since the Chaju system of Han dynasty was the traditional origin of country system. To set up Gongshizhuang and Xingxianzhuang as the special foundation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was the traditional origin of social commonweal.

In the third chapter, the history and actuality of the Binxing ceremony of Qing dynasty was discussed. Because a large number of the budget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outlay was cut during early Qing dynasty, people donated to set up the foundations of Binxing, so that the Binxing ceremony could be still hold on.

The fourth chapter is about how the Binxing foundation was set up. There were two main sources of Binxing, donation and fundraising by the official. The thoughts of Binxing was also discussed in the second section.

In the fifth chapter, several forms were tabled to discuss the dimension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Binxing.

The sixth chapter is about the distinction of Binxing, mainly from the angle of regional class and the level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he following research will be focussed on the management of Binxing, including organization, incoming, outlay, etc. The influence of Binxing on society and education of Qing dynasty will also be discussed.

Keywords: Binx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Qing dynasty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001
第一节 宾兴释义	001
第二节 清代宾兴的教育公益基金属性	020
第三节 宾兴研究综述	031
第四节 本研究的目的、意义、方法与文献综述	045
第二章 清代科举宾兴探源	052
第一节 周代宾兴制：清代科举宾兴典籍文化之源	052
第二节 国家尚贤：清代宾兴的人才选拔制度之源	066
第三节 清代宾兴的教育公益传统之源	081
第三章 宾兴礼：清代科举宾兴的孵化器	097
第一节 清代宾兴礼释名	097
第二节 清代宾兴礼与地方财政性科举经费	110
第三节 从宾兴礼到宾兴基金	121
第四章 清代科举宾兴的创设	130
第一节 清代科举宾兴思想概述	130
第二节 清代科举宾兴的创设方式	142
第五章 清代科举宾兴的时空分布	165
第一节 清代科举宾兴的地域分布	165
第二节 清代科举宾兴的时间分布	183
第六章 清代科举宾兴的级别类型	192
第一节 地域行政分级与科举宾兴分类	192
第二节 科举考试分级与科举宾兴分类	203
参考文献	215

第一章 绪论

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修齐治平”是一个很崇高的理想。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治国”、“平天下”并不是任何人都有机会参与的事,只有极少数身居庙堂的高级知识分子才能有完整的“修齐治平”的人生历程,绝大多数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只能追求“修身”和“齐家”两种修为的完善。但是也正因为这些绝大多数人们的努力,才使传统中国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以追求家族关系和谐为主要特色的宗族社会,明清以来的传统中国社会则尤其如此。一般认为,传统中国的国家权力只延伸到县一级行政单位,县级以下的基层社会则主要由宗族力量所控制;作为宗族力量的代表,地方绅士是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之间起缓冲作用的中间势力。在这样一种二元的权力分割社会体系中,很难出现当代西方学者所界定的社会第三部门。秦晖(1999)的研究便指出,除了带有明显行业特色的行会以及乡族色彩的同乡会,中国古代的社会公益事业主要仅有社邑、寺庙以及宗族公益三种。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它们的第三部门属性都比较有限,因为社邑更接近于一种互助组织,寺庙公益则多以从事慈善活动为主,宗族公益则更是一种有限公益。

传统中国是否存在一种超越了宗族性、互助性以及慈善性的公益活动及公益组织呢?本文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明清以来科举社会中的宾兴组织就是这样一种以公益为目的普遍存在的第三部门。遗憾的是,从选题相关性来说,不论是与宾兴直接相关的教育史学界,还是较为相关的社会史学界,或是普遍相关的历史学界,目前都较少对宾兴的研究成果,尤其是研究专著的出现。这与宾兴组织的社会历史意义、文献记载的相对丰富以及宾兴的现实借鉴价值是颇不相称的。

对研究对象进行相关定义的界定,以及对其研究现状加以综述,是当前学术研究遵循学术惯例,在正式进入主体研究之前通常需要完成的工作。很多研究者还会对研究进程中主要利用的原始文献、研究方法等加以说明。大致来看,完成这三项工作并没有很严格的次序规定,人们一般根据叙事写作的实际需要排定其顺序。本文将根据本项研究的叙述逻辑,先在第一节中对“宾兴”一词的词义发展演变进行阐述,之后单列一节专门论述本研究所关注的“宾兴”的公益基金属性,然后在第三节中介绍本选题的研究现状,最后在第四节中对本项研究所利用的主要文献以及研究方法等作简要描述。

第一节 宾兴释义

宾兴首先是一个“科举学”的概念。近十五年来,随着科举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建立与逐步完善,与科举相关的众多制度、概念等都已经日渐清晰而成洋洋大观。然而,当今天“科举”因其与高考的必然渊源而成为上至学术讲坛、影视媒体,下至茶余饭后、街谈巷议的话题时,“宾兴”作为一个曾经与“科举”齐名甚至更“雅”于“科举”的词,却正日益被人们所淡忘,不仅众多教育史、科举史专著没有将其列为专章或专节加以讨论,甚至一些专门的科举辞典^①也没有将其收为词条。

那么,什么是“宾兴”?

2005年9月,在为纪念科举废除百年而召开的首届厦门大学“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著名教育史研究专家李才栋先生提交了他与邓爱红合撰的《漫说“宾兴”》一文,其中给“宾兴”作了这样的定义:“‘宾兴’一词原于《周礼》‘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

^① 其中如李茂肃主编《科举文化辞典》,济南:明天出版社,1998

兴之’。后世将支持应试、入学、登科的机构称作宾兴。”^①文中并且指出，上世纪80年代，经其力争，顾明远主编的《教育大辞典》增加了3个有关宾兴的辞条，分别为：

南官会 民间助学组织……旨在资助举人进京参加会试的卷资和旅费。于寒士进取具有促进作用。同类组织有“宾兴会”、“采芹会”。

宾兴会 又称“宾兴会馆”、“宾兴馆”、“宾兴局”、“宾兴公局”。民间助学组织……旨在资助生员参加乡试旅费和卷资。亦有将“采芹会”、“宾兴会”和“南官会”合称“宾兴会”者。对寒士应举入仕具有促进作用。

采芹会 亦称“采芹局”。民间助学组织……旨在资助童生参加县试、府试、院试的卷资和旅费。对寒士入学具有促进作用。^②

李才栋先生及《教育大辞典》为“宾兴”一词所作出的定义与增设的词条是目前所见研究成果中较为详细的。相比而言，其他专业辞典或研究者的解释、定义都稍显单薄。其中词典如《辞海》在解释“宾兴”一词时，先是抄录了《周礼》中“宾兴”所在原文及郑玄所作注解，然后补充说：“后代地方官设宴招待应举之士，谓之宾兴，即延古制。”^③《中文大辞典》尽管详细征引了《周礼》、《福惠全书》等文献，但也只为“宾兴”列出了两条义项，即“1、周代选举之法”、“2、前代乡举，地方设宴以待应举之士，谓之宾兴”。《汉语大词典》的解释虽然详细一些，它为“宾兴”一词用阿拉伯数字编号列出了两条义项，一是“周代举贤之法。谓乡大夫自乡小学荐举贤能而宾礼之，以升之国学”，二是“科举时代，地方官设宴招待应举之士，亦指乡试”^④，但显然第二条解释是存在问题的，因为乡试和“地方官招待应举之士”明显不是一回事，因此第二个义项实质上是两种解释。而在《辞源》中则干脆没有列出“宾兴”的词条。研究者如邵鸿认为，“本指国家考校取士，明清时期主要指地方成立各种基金组织资助科举考试的活动。”^⑤陈瑞指出，“古制，地方官设宴招待应举之士，谓之宾兴”，并认为“宾兴之年即乡试之年，宾兴盘费即乡试盘费”^⑥。中山大学博士生杨品优的《清中期至民国江西的宾兴组织研究》是国内外第一篇宾兴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他对宾兴的定义是：“泛指各级人才的选拔。明清时期地方成立的各种资助士子科举考试的组织，往往以‘宾兴’为名。”^⑦杨联陞将宾兴归为科举旅费^⑧，李世愉则将宾兴归为科举经费^⑨。

尽管已经有这么多学者曾经就“宾兴”的定义进行了探讨，但笔者认为，这些解释或定义依然不够全面，大有寻根问底重新定义的必要。本文即力图通过考辨史料，澄清史实，在纷繁复杂的文献资料中，寻找“宾兴”一词的涵义及其历史演变轨迹。

一、特指周代的选士制度

在中国的古籍文献里，“宾兴”一词的最初含义是指周代的选士制度。

^① 李才栋《漫说“宾兴”》，见刘海峰主编《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pp419—425

^② 顾明远《教育大辞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p204

^③ 《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p2344

^④ 《汉语大词典》第10册，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2：p218

^⑤ 邵鸿《清代后期江西宾兴活动中的官、绅、商——清江县的个案》，收录于《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2年。

^⑥ 陈瑞《制度设计与多维互动：清道光年间徽州振兴科考的一次尝试——以〈绩溪捐助宾兴盘费规条〉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史学》，2005（5）：pp88—98

^⑦ 杨品优《清中期至民国江西的宾兴组织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打印稿：P1

^⑧ 杨联陞《科举时代的赴考旅费问题》，台北：《清华学报》，1961年。又见于杨著《中国语文札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林岳嵩《清代科举旅费之研究——以宾兴组织为探讨之主轴》，2002年台湾淡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⑨ 李世愉《清代科举经费的支出及其政策导向》，见刘海峰主编《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pp426—434

正如人们所指出的,“宾兴”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原文为“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①汉代学者郑玄对这句话的注释是:“物,犹事也;兴,犹举也。民三事教成,乡大夫举其贤者、能者,以饮酒之礼宾客之。既,则献其书于王矣。”也就是说,大司徒所掌职责之一,是用六德、六艺、六行这三种知识、技能和行为准则来教育民众,并为王从中选拔贤能之士。“宾兴”的意思,就是用接待宾客之礼将贤能者推举给王。

当然,从词义上分析,《周礼》中“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这句话中的“宾兴”二字并不是一个独立名词,而是由“宾”和“兴”合成的复合动词,即“待以宾客之礼而推举”的意思,其中“兴”是动词,“宾”用作副词来修饰“兴”。“宾兴”二字的这种用法,在后世依然存在。如宋人胡宿《代中书密院复议大乐名状》:“勤劳机政之总,慎重刑赏之施。选举贤能,宾兴俊茂。右文崇术,劭农恤刑。”^②这句话中,“俊茂”是“宾兴”的宾语,“宾兴”作动词用。元人姚登孙《送进士梁彦中序》:“皇庆二年冬,制诏天下,以明年八月宾兴士。”^③其中的“宾兴”二字也是动词,在句中作谓语。明代王世贞《湖广乡试录序》:“万历之纪元秋八月,复当宾兴天下士。”^④其中“宾兴”二字的用法与前句完全相同。

《周礼》中所描述的这一选士制度,除了被直接引述为“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外,也常被宋代以后的人们简述为“宾兴贤能”或“三物宾兴”。

这两个词,宋、元时人多用“宾兴贤能”。如北宋陈旸《乐书》:“乡大夫宾兴贤能,而所询及此,不亦宜乎?”^⑤刘安节《代王漕贺冯提举》:“国家遭时定制,稽古建官。宾兴贤能,周乡师之分职;循行郡国,汉博士之观风。无非慎问于宗儒,于以肃将于使指。”^⑥叶梦得《春秋考》:“方其宾兴贤能,固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以庸制禄则民兴功矣’,所以为教也。”^⑦南宋袁燮《居士阮公墓志铭》:“昔者成周盛时,乡大夫宾兴贤能,出长入治。”^⑧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乡举里选,三代所以宾兴贤能,以善养人者也。”^⑨王与之《周礼订义》:“(三老)三年大比,乃与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而行宾兴贤能之礼。”^⑩元初刘岳申《彭鲁叔墓志铭》:“周大司徒设教与宾兴贤能,九数其一。”^⑪杨恭懿议科举法:“三代以德行六艺宾兴贤能。”^⑫在这些例子中,刘安节、王与之、刘岳申的“宾兴贤能”均被用作独立的名词词组,代指周代的选士制度。

明清时期,人们仍旧使用“宾兴贤能”一词概称周代的选士制度。如明人魏校:“汉举贤良方正、孝廉茂才,犹乡之宾兴贤能;其举孝弟力田,犹遂之兴甿。”^⑬清高宗《钦定周官义疏》:“宾兴贤能,始于乡大夫,所以兴教劝学者,实由于此,故事属司徒。”^⑭但“三物宾兴”一词的使用概率逐渐增多。如清李周望《进士题名碑录序》:“乡士曰选士,升于国曰造

^① (汉)郑玄注,(唐)陆德明音义,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十《地官·大司徒之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p192。以下引文出自《四库全书》者,均简称《四库》。

^② (宋)胡宿《文恭集》卷八《奏议》,《四库》第1088册: p685

^③ (元)苏天爵《元文类》卷三十三《序》,《四库》第1367册: p412

^④ (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七十《文部·序十四首》,《四库》第1280册: p198

^⑤ (宋)陈旸《乐书》卷三十七《周礼训义·地官·乡大夫》,《四库》第211册: p192

^⑥ (宋)刘安节《刘左史集》卷一《启》,《温州文献丛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p33。按,该书点校者将这段文字断句为:“国家遭时,定制稽古,建官宾,兴贤能。周乡师之分职,循行郡国,汉博士之观风,无非慎问。于宗儒于以肃将于使指。”句读有误,语意不通。

^⑦ (宋)叶梦得《春秋考》卷五《隐公》,《四库》第149册: p325

^⑧ (宋)袁燮《絜斋集》卷二十《志铭》,《四库》第1157册: p274

^⑨ (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二十七《士门·学制类》,《四库》第937册: p370

^⑩ (宋)王与之《周礼订义》卷十八,《四库》第93册: p298

^⑪ (元)刘岳申《申斋集》卷九《碑志》,《四库》第1204册: p295

^⑫ (明)冯从吾《元儒考略》卷二《杨恭懿》,《四库》第453册: p776

^⑬ (明)王志长《周礼注疏删翼》卷十,《四库》第97册: p301

^⑭ (清)乾隆十三年敕撰《钦定周官义疏》卷九《地官司徒第二之二》,《四库》第98册: p268

士，大司马所辨论则曰进士，此三物宾兴之典也。”^①谢旻《雍正江西通志》：“三物宾兴，礼称大比。隋唐以降，爰取进士。”^②刘于义《雍正陕西通志》：“司徒造士，三物宾兴。”^③嵇璜《钦定续通志》：“杜典之志选举，首举周官大司徒之三物宾兴，以及汉晋六朝至唐天宝以前取士之殊制，综其大纲，别为杂议论一卷。”^④魏裔介《举业指南序》：“士生三代以后，乡举里选三物宾兴之法不行。”^⑤在这些例子中，“三物宾兴”四字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名词词组，所分布的典籍也较为多样。

就在人们将周代选士制度简述为“宾兴贤能”和“三物宾兴”的过程中，用“宾兴”一词直接代指周代选士制度的用法也随之出现，从而使“宾兴”的词性从最初的两个字的动词词组发展到四个字的固定名词词组，再进而发展到两个字的专有名词。

目前我们尚不能确定“宾兴”作为独立名词出现的最早时间。据查检，唐代以前的史籍如《汉书》、《后汉书》、《魏书》……《隋书》、新旧《唐书》以及《唐六典》等均无使用“宾兴”一词的例子。明代杨士奇等纂《历代名臣奏议》记载了隋代太常卿牛弘的一段话，其中有“宾兴之礼”的提法：“开皇初思定典礼。太常卿牛弘奏曰：……西魏以降，师旅弗遑，宾兴之礼，尽未详定。”^⑥但据查《隋书》，牛弘的这段话里的“宾兴”二字本作“宾嘉”^⑦，因此我们还不能据《历代名臣奏议》认为作为独立名词的“宾兴”一词在隋代已经形成。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最迟在宋代，“宾兴”已经发展成了一个独立名词，并被用来代指周代“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的选士制度。如北宋刘安节《州郡立学皆置学官》：“愚尝谓三舍之法，视宾兴为不足，视科举为有余。何以言之？宾兴之法，详于行而略于言。三舍之法，详于言而略于行。则取人以言者，不若行之为愈也。三舍之法，屡试而后补，科举之法，一试而得之，则取人以暂者，不若久之为愈也。”^⑧这段话里，不但有“宾兴之法”的提法，更直接将“宾兴”、“科举”和“三舍之法”并列加以比较。

又如南宋袁燮《絜斋毛诗经筵讲义》：“呜呼！贵而贤，贱而不肖，天下之常理也。贤者役人，不肖者役于人，亦天下之常势也。免置之人，执此贱役，教养之所不预，宾兴之所不及，宜其才质闇劣，不足与进于善也。”^⑨在这段话里，“宾兴”的词性和“教养”相同，都是作名词用。

再如宋末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转引吕祖谦的言论：“东莱吕氏曰：取士科目，自夏商以前不见于经。其可见者，至周始有。自周后数千载，凡其间废置沿革，轻重就所偏者看，皆自可考。然而考论须见得所以废置、因革、轻重之所以然。以大略观之，大抵向前重，向后愈轻。且如《周礼》以乡三物教民，谓之宾兴。只看宾之一字，当时盖甚尊事。详考前一段。他是一个本末度数，精详具备，固不必说。只看他宾兴之三年大比，献贤能之书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如此其重！及至后世，如饮墨水、如夺席脱容刀，如棘围，如糊名，若防奸盗然。”^⑩其中的两处“宾兴”也都是名词。

除此之外，宋代还有诸如“宾兴之法”、“宾兴之制”和“宾兴之礼”的表述形式。如张方平《三公为乡老论》：“贤者能者，则行宾兴之礼而献于王。”^⑪又如吕陶《西汉论》：“不

^①（清）文庆、李宗昉纂修，郭亚南点校《钦定国子监志》卷七十九《艺文十三·杂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p1423。按，此段引文点校本作“此三物，宾兴之典也”，将“三物”误作选士、造士和进士，当误。“三物”应指“六德、六艺、六行”，它与“宾兴”一起组成固定表述，不可断开。

^②（清）谢旻《雍正江西通志》卷四十九《选举》，《四库》第514册：p573

^③（清）刘于义《雍正陕西通志》卷三十《选举一》，《四库》第552册：p599

^④（清）嵇璜《钦定续通志》卷一百四十《选举略》，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p 志 4099

^⑤（清）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八《序》，《四库》第1312册：p793

^⑥（明）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十九《礼乐》，《四库》第436册：p348

^⑦（唐）长孙无忌《隋书》卷八《志第三·礼仪三》，北京：中华书局，1973：p156

^⑧（宋）刘安节《刘左史集》卷四《策》，《温州文献丛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p75

^⑨（宋）袁燮《絜斋毛诗经筵讲义》卷一《诗序一》，《四库》第74册：p10

^⑩（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二《选举考五·举士》，《四库》第610册：pp711—712

^⑪（宋）张方平《乐全集》卷十六《论》，《四库》第1104册：p129

遵贤能宾兴之制，而务察孝廉。”^①汪藻《柳州修学记》：“更六七圣人而至成周，教养、宾兴之法备矣。”^②王与之《周礼订义》：“成周宾兴之法，初不过宾之于乡，而用之于乡耳。”^③这四个例子中，张方平、王与之二例是宋代人直接称周代选士制度为“宾兴”的确证。

元、明时期，用“宾兴之礼”、“宾兴之法”和“宾兴之制”直接代指周代选士制度的行文法被人们所沿用。如元代李存《送朱可方序》：“圣天子又忧乎林岳之间，有不屑于自进，而非常调所得者，复为成周宾兴之礼以来之。”^④明代俞汝楫《礼部志稿》：“国初仿古宾兴之制，定以子午卯酉年秋八月，各直省皆试士于乡，中试者贡于礼部。”^⑤所谓“成周宾兴之礼”、“古宾兴之制”，自然是指《周礼》中“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的选士制度。

到清代，“宾兴”作为独立名词的用法已经非常普遍，相关例子不胜枚举。名臣大儒如傅以渐、曹本荣撰《易经通注》：“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四之观光，正为大观之主，宾兴之典独隆耳。”^⑥毛奇龄《春秋占筮书》：“总称曰宾，其在来朝称大宾客，在贡士称宾兴，而在助祭则称王宾、称助祭之宾，皆宾也。”^⑦李光地《诗所》：“雍，辟雍也。太学在西郊，故曰西雍。我客，指宾兴之贤士也。”^⑧普通知识分子如道光二十六年江西奉新县建康乡众捐设建贤公宇，许定璜为作记曰：“《周礼》宾兴之法，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艺，以兴贤能。我朝定鼎以来，仿成周旧制，三年中举行乡会试各一，岁、科小试二。国有大庆，添设恩科。”^⑨又光绪三年广西容县建复宾兴馆，乡绅黄鹏霄自撰记曰：“《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艺……我朝造士作人，湛恩汪濊，三年大比，举于乡，试于国都，复临轩问策，面授以官，即成周宾兴意也。”^⑩傅以渐等四人均是清前期著名的大臣与学者，他们使用“宾兴”一词时，都是将其作为一个独立名词，并显然是代指周代的选士制度；而许定璜与黄鹏霄则认为清代科举制度是直接取法周代宾兴制。

显然，在宋代以来历代人们的眼里，“宾兴”一词已经是周代的选士制度的代名词。

二、泛指历代科举制度

以“宾兴”代指科举制度，从史籍的记载来看，始于宋朝，元、明、清时期则继续沿用。其中又分别有三种具体的行文形式。

首先是依然将科举制与“宾兴贤能”与“三物宾兴”联系在一起。

如宋代，度正《奉谒夔州何异侍郎》：“制置侍郎阁学台座，俯从乡论，营求胜地，改建贡闱，严严翼翼，实称朝廷所以宾兴贤能之意。”^⑪贡院是宋代举行科举考试的地方，“宾兴贤能”自然是指科举取士。又余幹《次韵赠无咎学士》诗：“挈篋来寄深闺霜，宾兴贤能视文章”^⑫，将参加科举称为“宾兴贤能”。

元代，如揭傒斯《许处士许墓志铭》：“延祐宾兴贤能，乃大治毛、郑及朱子之说，以继

^①（宋）吕陶《净德集》卷十六《论》，《四库》第1098册：p124

^②（宋）汪森《粤西文载》卷二十五《记·学校》，《四库》第1466册：p73

^③（宋）王与之《周礼订义》卷十八，《四库》第93册：p303

^④（元）李存《侯庵集》卷十六《序类》，《四库》第1213册：p688

^⑤（明）俞汝楫《礼部志稿》卷二十三《仪制司职掌·贡举·科举》，《四库》第597册：p423

^⑥（清）傅以渐、曹本荣《易经通注》卷三《上经》，《四库》第37册：p55

^⑦（清）毛奇龄《春秋占筮书》卷一，《四库》第41册：p522

^⑧（清）李光地《诗所》卷八《周颂》，《四库》第86册：p157

^⑨（清）吕懋先、帅方蔚《同治奉新县志》卷三“学校志二·乡集”，南京、上海、成都：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据清同治十一年（1872）刊本联合影印：P504

^⑩（清）易绍德、封祝唐《光绪容县志》卷十二“学校志·书院”，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据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刊本影印本：P509

^⑪（宋）度正《性善堂稿》卷三《五言律诗》，《四库》第1170册：p170

^⑫（宋）邓忠臣《同文馆唱和诗》卷十，《四库》第1344册：p560

先业。有司举进士试，则以经未明、行未修，谢不敢出。”^①元代延祐元年（1314 年）重开科举，许许看到了希望，便努力复习毛诗、郑玄注六经以及朱熹四书等，为参加科举做准备。“宾兴贤能”即指科举。

明代，如钱宰《会试小录序》：“洪武二十三年冬十二月初吉，皇帝御奉天殿，诏天下三年大比，宾兴贤能。”^②“宾兴贤能”乃是开科取士之意。又金幼孜《赠进士萧迪哲序》：“（永乐十五年）适当宾兴贤能之秋，天下之士来会试者凡三千余人，而迪哲亦与计偕。”^③其意亦同。又王洪《会试录后序》：“然明诏屡颁，宾兴贤能，搜举遗逸，必欲得天下之贤才，以隆万世太平之基。盖养之也厚，教之也详，取之也周，而用之也重，宜乎得人之盛，有加于昔。”^④

其次是将本朝的科举制度叙述为“宾兴之制”、“宾兴之礼”或“宾兴之法”。

这种表达方式，多存在于宋代。如南宋绍兴十年（1140 年）下诏：“三岁宾兴之制，肇自治平，爰暨累朝，遵为彝典。”^⑤“治平”是宋英宗的年号，也是科举制实行三年一考的开始，这份诏书很直接地将科举制叙述为“宾兴之制”。又如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熙宁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学制、教养、考察、宾兴之法，纲条甚悉。不幸王氏之学方兴，其义遂格。”^⑥“明道先生”即二程中的程颢，他向朝廷所建议的“宾兴之法”，是指当时的科举制度。其它如汪藻《柳州修学记》：“国家自祖宗以来，无岁不留意于学。至熙宁、元丰之间盛矣。大观、政和复加详焉，于是教养、宾兴之法，达于海隅。然则本朝之于学校，三代不如也。”^⑦其中“宾兴”之意和吕祖谦的用法相同。

第三种是直接“用”“宾兴”一词代指当下的科举制度。

宋代，如胡宿《文恭集》：“敕某等。宾兴以文，入预吾彀。或沿家学之进，亦资世赏之延。”^⑧这是用唐太宗“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典故，表明被任命者是在科举考试中凭借文章得以中选。文天祥《门谢表》：“宾兴下诏，同天地宗祀之彝，科举取人，代造化爵贤之柄。”^⑨句中使用了对偶的手法，其中“宾兴”二字与“科举”同义相对。

元代，余阙《李克复总管赴赣州诗序》：“韩公相业，见称于天下后世者，设科取士其最也……天下士所以复见前代宾兴之盛者，由韩公。”^⑩又刘仁本《送进士俞伯圭浮海会试》诗：“宾兴送子上皇州，琴剑春风满柁楼。”^⑪又张之翰《贡举堂记》：“圣上嗣登大宝之初，诏天下议行贡举，南北士子无不喜。……贡举之设，盖始于魏，盛于唐，实宾兴之遗意，科目之良法。”^⑫

明代，杨荣《送进士周南巽还吉水诗序》：“朝廷重科目之选，每宾兴之岁，合天下所贡之士，会试于京师，拔其尤者，礼部以其名闻于上，乃亲策而试之。”^⑬陶安《送陶培之引》：“延祐未设科之先，郡县学校袭前代故常，季考不废。但经义务穿凿，词赋拘声病。其涂既岐，其习益陋。及大比宾兴，然后芟扫前弊，尊崇正学。”^⑭倪谦《溪山琴意图》：“惭予谬应

^①（明）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八十八《行实》，合肥：黄山书社，2004：p2177

^②（明）钱宰《临安集》卷三《序》，《四库》第1229册：p533

^③（明）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七《序》，《四库》第1240册：p713

^④（明）王洪《毅斋集》卷五“序”

^⑤（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二《选举考五》，《四库》第610册：p692

^⑥（宋）吕祖谦《东莱集》卷六《记》，《四库》第1150册：p54

^⑦（清）汪森《粤西文载》卷二十五《记·学校》，《四库》第1466册：p73

^⑧（宋）胡宿《文恭集》卷十五《外制》，《四库》第1088册：p751

^⑨（宋）王应麟《宋宝佑四年登科录》卷四，《四库》第451册：p117

^⑩（元）余阙《青阳集》卷二《序》，《四库》第1214册：pp379—380

^⑪（元）刘仁本《羽庭集》卷三《七言律诗》，《四库》第1216册：p51

^⑫（元）张之翰《西岩集》卷十六“记”

^⑬（明）杨荣《文敏集》卷十四《序》，《四库》第1240册：p217

^⑭（明）陶安《陶学士集》卷十五《引》，《四库》第1225册：p760

宾兴举，窃禄无能报明主。看画悠然忆钓游，思绕江乡旧衡宇。”^①又《明史·职官志》载知府职责：“知府……凡宾兴科贡、提调学校、修明祀典之事，咸掌之。”^②

清代，《钦定大清通礼》载孔庙“释菜仪”：“岁届宾兴，殿试牖传后，诸进士谒吉，诣国学释褐，乃释菜于先师”^③，其目录卷十一所列分目为“宾兴释褐”。乾隆末贵州巡抚陈步瀛为清高宗八十寿诞上贺表中称：“惟宾兴之钜典，举春乡秋会以联科；矧诞圣之昌期，徧海瀛山陬而称庆。”^④王之麟《重修府学新建明伦堂记》：“台地僻在东南海外，从古未沾王化，罔识宾兴。迨我朝开辟之后，置郡县，立学宫，凡取士之典，皆与内地同。”^⑤乾隆《永福县志》卷七“选举志”：“国朝宾兴大典，文武并重。乡会试仍明旧制。惟会试中式后，文武一体殿试，策问、阅射，赐甲第筵宴，授职有差。”^⑥光绪《赣榆县志》卷六“学校志·学田”：“学校者，宾兴之地也，公卿大夫之才于是焉出。”^⑦

正是由于自宋以来即有用“宾兴”泛指科举制度的表述传统，发展到清代末年，终于出现了一部以“宾兴”统称历代选举制度的著作，这就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刊行的阎镇珩《六典通考》。该书共28考200卷，其中从第74—78卷共5卷均称为“宾兴考”，第74、75两卷内容为“周宾兴”，第76—78卷内容为“历代宾兴”；第76卷考述两汉、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五代的选举制度，第77卷内容为宋、元两朝科举，第78卷内容为明代科举及历代童子科、武举制度^⑧。

三、代指科举制度中的解试、乡试

“宾兴”一词较为普遍的涵义，是代指科举制度中的乡试，在宋代则是指解试。

宋代，“宾兴”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独立名词。除了被用来代指周代宾兴制，以及被用来泛指本朝的科举制度外，它也经常被用以代指科举制度中的解试。如方仁荣、郑珪《景定严州续志》：“贡院，在州学之西。宾兴就试者逾七千人，解额仅十八人。”^⑨程珌《徽州贡院记》：“新安贡宇，地于宣和，嗣建未遑也。岁宾兴，则假诸宣庙、州庠。”^⑩严州、徽州贡院是举行解试的地方，文中的两处“宾兴”自然都是指解试。又如南宋景定二年（1261），溧水县建成“教思亭”，周应合为撰《教思亭记》，有：“正宾兴时也。府统县五，登名大府者，合十有三。是岁，溧水居其八，六经皆推首选。”^⑪文中颇喜溧水县在江宁府解试中独夺13名解额中的8名的好成绩，以“宾兴”代指解试。

元代，“宾兴”一词的用法与宋代接近。但元代实行乡试、会试、御试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故“宾兴”一词很多时候是代指乡试。如蒲道源《晋宁房秀才下第》：“近阅宾兴士，多君气质淳。鹗飞虽暂退，螭屈定求伸。”^⑫让“秀才下第”的“宾兴”考试，只能是乡试。又李存《赠李晋仲序》：“天历己巳，适当宾兴之岁。七月之朔，客有以晋仲将行告者。”^⑬元代与七月最接近的考试是乡试，故“宾兴之岁”也就是乡试之岁。另如苏天爵《常州路新修庙学记》：“故必孝弟称于乡间，信义服于朋友，始得宾兴于乡，荐之春官，贡于天子之廷，论

^①（明）倪谦《倪文僖集》卷四《古诗七言》，《四库》第1245册：p266

^②（清）张廷玉《明史》卷七十五《志第五十一·职官四》，北京：中华书局，1984：p1849

^③《钦定大清通礼》卷十一《吉礼·先师春秋释奠》，《四库》第655册：p188

^④（清）阿桂《八旬万寿盛典》卷七十一《恩赉》，《四库》第660册：pp857—858

^⑤《台湾教育碑记》，《台湾文献丛刊》第54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0：p29.

^⑥（清）陈焱《乾隆永福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P281

^⑦（清）张謇《光绪赣榆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p172.

^⑧（清）阎镇珩《六典通考》，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pp396—422

^⑨（宋）方仁荣、郑珪《景定严州续志》卷三《贡举》，《四库》第487册：p547

^⑩（宋）程珌《洺水集》卷七《记》，《四库》第1171册：p312

^⑪（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三十《儒学志三》，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p1200

^⑫（元）蒲道源《闲居丛稿》卷三《五言律诗》，《四库》第1210册：p590

^⑬（元）李存《俟庵集》卷十七《序类》，《四库》第1213册：p698

定而后官之。”^①又苏天爵《题诸公赠欧阳德器诗后》：“吉（按，指吉安）之士，宾兴于乡者常千余人，中选者居额之半。”^②所谓“宾兴于乡”，都是指乡试而言。

明清时期，以“宾兴”代指乡试的用法更加普遍。如明代王直《兵部尚书赠荣禄大夫少保兼尚书邝公神道碑》：“宾兴之岁，公设科取士，厚其礼而峻其防，得人为多。且撙节其费，以待会试。”^③王世贞《奉议大夫福建按察僉事少泉李君墓志铭》：“无何，荐于乡，郡且举宾兴宴。”^④孙继皋《广东广州府通判玉庵吴公墓志铭》：“广东别驾吴公讳聘……乡试士束宾兴额，请于督学增进，示宠异。已，又捐私钱，盛供张壮其行。士弥感奋。”^⑤周叙《祝先生墓表》：“每宾兴之岁，藩方争聘为考试官。所历四川、河南、江西、福建，皆称得人，而江西尤盛。”^⑥王偁《自述录》：“王偁，字孟扬……洪武庚午宾兴岁，领荐。方去海滨，观光上国。会试礼部不利，例入国子。”^⑦清代，张玉书《十三太史合稿序（代）》：“国家以文治磨厉天下士。自乙酉迄今辛丑，文体凡三变。方酉岁肇举宾兴，令甲未布，余不佞承匭典南省试。”^⑧汪森《粤西文载》卷六十六《名宦传》：“王宗予，字时行，别号对泉……视博白篆，岁当宾兴，简公受事。”^⑨又雍正六年四月，山东登州府总兵官万际瑞上奏言“武科举”、“缉盗”二事，建议：“武科乡试录，宜分别进呈也。查文科宾兴之期，钦命廷臣典试，抚臣为之监临。”^⑩另据《台湾私法人事编》第一章第二节第二款第一条“绅衿法例”：“科考列一、二等者，册送宾兴。三等候考遗才，录取者册送，不取者不准乡试。”^⑪在以上例子中，“宾兴”一词代指乡试非常明显。

清代“宾兴”一词不仅在人们的文章、著作中被用来代指乡试，而且发展到被某些省份用来命名乡试法规。如清康熙五年（1666年）乡试之前，福建省布政司印行了一套乡试考场规则，主要内容共6项，分别为“总开事宜”、“入帘事宜”、“入场事宜”、“五所事宜”、“供应什物事宜”和“揭晓事宜”，书名即为《宾兴事宜》^⑫。而在大多数文献中，乡试考场规则本应该名为《钦定科场条例》。此类政府行为无疑使“宾兴即是乡试”这一社会认同观念的严肃性与合法性大为增强。

四、送别科举生员的礼仪——宾兴礼

“宾兴”一词的第四种涵义，是送别参加科举考试考生的一种科举礼仪。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曾在《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中论及修纂地方志应分类明晰、体裁严谨，认为“朝贺、坛庙、祀典、乡饮、宾兴，俱礼仪志中事也”^⑬，其中的“宾兴”即是一种科举礼仪。

作为科举礼仪的“宾兴”往往多见于地方志中，而一些通志、通典类典籍中则很少记载。很多地方志的学校志或典礼志中都有“宾兴”一目，这一“宾兴”多是指“宾兴礼”。不过，在具体行文过程中，不同的地方志对宾兴礼的称呼不一，虽然大多数称为“宾兴礼”，但也有称作“宾兴之礼”的，还有的直接称为“宾兴”，个别地方也有称为“乡举礼”或“酹魁礼”的。从正文中所记载的具体内容来看，它们都是指同一种送别参加考试人士的科举典礼。

^①（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三《记》，《四库》第1214册：p42

^②（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十九《题跋》，《四库》第1214册：pp340—341

^③（明）王直《抑庵文集》卷七《碑》，《四库》第1241册：p149

^④（明）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百二十二《文部·墓志铭》，《四库》第1283册：p711

^⑤（明）孙继皋《宗伯集》卷九《志铭》，《四库》第1291册：p531

^⑥（明）程敏政《明文衡》卷九十四《墓表》，《四库》第1374册：p739

^⑦（明）程敏政《明文衡》卷九十五《哀诔》，《四库》第1374册：p752

^⑧（清）张玉书《张文贞集》卷五，《四库》第1322册：p466

^⑨（清）汪森《粤西文载》卷六十六《名宦传》，《四库》1467册：p119

^⑩（清）胤禛《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一百五十九《朱批万际瑞奏折》，《四库》第422册：p659

^⑪《台湾文献丛刊》第117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0：p105.

^⑫杨一凡、田涛《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七册，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pp175—197

^⑬（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八“外篇三”，上海书店，1988：p4—5

如嘉庆《（河南）安阳县志》卷十“学校志·宾兴”：

今大比之年，先试期一月，知县择吉具启，延致应试诸生。届期，公堂设宴，演梨园，架彩桥于中门外。诸生至，谒知县，行四拜礼。与广文三揖。即席，知县命送酒、演剧。席前三报，酒三巡。筵毕，诸生簪花披红，由彩桥出。知县祖送郊外。礼毕。^①

又如道光《（浙江）建德县志》卷七“学校志”：

宾兴礼：每当三年大比，七月初旬，知县择日具柬，延集文武科举生员。至期，大堂设宴，仪门外架木为登云桥，桥旁分列桂枝。知县率属员各穿补服，诸生各穿公服，于堂上行礼。礼毕就席，知县主席，诸生以次东西列席。酒三巡，乐人歌鹿鸣诗三章，梨园搬演加官魁星毕，知县以金花糕果分送诸生。诸生起谢，三揖辞行。鼓乐前导，知县送至登云桥，诸生三揖登桥，各扳桂枝而去。^②

又道光《（山东）观城县志》卷三“学校志”：

宾兴：每逢乡试之年，诸生有科举者，得与宾兴之礼。至期，堂下设乐，仪门内搭龙门。俟诸生到齐，知县升堂，吉服隅坐。礼生唱，诸生上，生行四拜礼，受两拜，免两拜。毕，诸生以次列坐，饮宴。报马三报喜兆，散给花红诸堂谢宴，一揖由龙门出。^③

嘉庆《（湖南）沅江县志》卷十二“典礼志”：

宾兴：先期，儒学官将奉准督学取录科举文武生员，起具红批送县。七月初旬，县官择日具名柬，延集科举诸生。至日，结彩于大堂，官、生各具公服，鼓乐设筵，揖拜如仪。与诸生簪挂花红毕，县官、儒学官东西僉坐，诸生以次两旁列坐，酒五行或十行，诸生起禀辞，揖拜县官、儒学官，由中门送出。^④

光绪《（江西）上犹县志》卷四“祠祀志·典礼”：

酌魁礼：每值乡试之年，县正于七月初旬择吉，先三日具全启，著号房敦请应举府县学生员。至期，设席县堂，悬彩，结蟾宫折桂桥于仪门。县正与儒学为主，诸生宾席。酒三行，撤席。鼓乐前导，县正儒学亲送过蟾宫桥。至头门，复侑酒三行，揖退。八月初旬，请应举县府学武生员，亦行此礼。^⑤

由于清代宾兴礼与本选题的主要研究对象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对于其历史来源、典礼内容、具体分类以及实际实行情况，将在第三章中作更为详细的探讨，此处不予赘述。

五、代指地方财政性科举经费

清代典籍尤其是清代地方文献中常见的“宾兴”一词的第五种涵义，是代指地方财政性科举经费，即地方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专门为各级科举考试编定的财政预算性经费。根据具体行文，作为地方财政性科举经费的“宾兴”一词又可再细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指地方政府为举行宾兴礼而进行的预算，包括宾兴宴会上发给科举生员的花红银、卷资银及盘缠银等。如乾隆《钦定盛京通志》卷四十四《学校二》：“公宴、宾兴等礼：

^①（清）贵泰、武穆淳《嘉庆安阳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据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刊本，民国二十二年（1933）铅字重印本影印本：p278

^②（清）周兴峰、严可均《道光建德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据清道光八年（1828）刊本影印本：538—539

^③（清）孙观《道光观城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据清道光十九年（1839）修，民国二十二年排印本影印本：p187

^④（清）唐古特、骆孔僕、陶澍《嘉庆沅江县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据清嘉庆十五年刻本影印：p78

^⑤（清）叶滋澜、李临驯《光绪上犹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据清光绪七年修十九年重订本影印：P280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摘要库